

大衆學習文選

美帝白皮書解剖

北京
鋼鐵工業學校
★
圖書館



大衆書店印行

目 錄

美帝侵華供狀

美國白皮書的解剖

艾奇遜致杜魯門信全譯

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新華社社論）

無可奈何的供狀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別了，司徒雷登

四評白皮書

五評白皮書

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新華社社論

無可奈何的供狀

美國國務院在本月五日發表的名爲「中美關係」的冗長的白皮書和其他有關的資料，其主要內容現在已經爲中國人民所知。從美國政府的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聲明中，中國人應該得到什麼教訓呢？

應該得到的第一個和最基本的教訓，就是美國帝國主義政府對於中國民族利益和中國人民主權的深蒂固的敵視。美國白皮書毫不掩飾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立場。美國政府公然厚顏的宣稱「不干涉中國內政」是不可能的，因爲它與「支持中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生了衝突」。換句話說，美國政府認爲必須干涉中國內政，必須把中國看作美國的保護國，然後中國才能有所謂「統一與領土完整」！根據這種希特勒主義的武斷，美國政府儘管承認蔣介石的「民黨」是一羣「與過去軍閥並無區別的反動分子」，因而他們的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爲了顯見的理由，仍舊繼續傾全力援助」它，使它「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究竟爲了什麼顯見的理由呢？美國政府給予這個反動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較美國對其他任何國家的援助數量爲大」的援助，等於這個反動政府的「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究竟爲了什麼呢？美國政府究竟是爲着什麼奧妙的「友誼的」目的，「在運輸武裝和補給上」給予一個反動的而且本身已經「喪失了鬥志」的軍隊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給了它的「軍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應用戰爭的方法」（記者：這在美國政府就叫做「鼓勵雙方從事協商，力求避免內戰的發生」！）「推廣其控制及於華北和東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個頭腦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

得到結論：美國政府是堅決地一貫地抱着侵略中國的目的。美國政府之所以看來毫無理由地援助一個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動政府及其反動軍隊，來進攻中國的拒絕支持反動統治的廣大人民，是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理由」的，這個「理由」就是：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和中國民族的權益，美國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國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專橫地干涉中國內政，以使用軍事方法在中國建立一個可以與美國政府「合作」的季里諾式的賣國傀儡政府。難道除此以外，還有任何的解釋嗎？

白皮書徒然地偽善地說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誼。這種友誼確是存在的，而且將永遠繼續存在，但是它只存在在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因為美國人民沒有侵略中國的動機和必要，並且曾在許多方面與中國人民作了令人永誌不忘的互相援助。至於美政府的侵略行為，甚至艾奇遜也不能不承認這是美國人民所「顯然不會允許」的。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的信中寫道：美國今天如果採取進一步的干涉，則「勢將引起中國民衆的憤慨，並將受到美國人民的譴責」。多奇怪！如果美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民確是抱着友好態度，爲什麼擴大這種友誼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如果美國政府曾在抗日戰爭期間援助中國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惡政府），就會引起這種友誼的一方的憤慨和他方的譴責呢？難道這還不足以證明，美國政府所抱的並不是什麼友誼，而只是令人憤慨和必須譴責的侵略野心嗎？既然如此，難道規定了這種侵略野心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日本侵略者不佔領延安和重慶而停止在黃河東岸和貴州南部），就會叫人們停止憤慨和譴責了嗎？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們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結果表明，真正愚蠢的只是他們自己。

而事實上，國政府又是怎樣規定自己的侵略的範圍和廣度的呢？帝國主義者按照獨佔資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擴張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麼止境，決不是因爲畏懼人們的憤慨和譴責，憤慨和譴責的紀錄難道不是已經堆積得比白皮書還要厚嗎？這是因爲帝國主義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關於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得到什麼結果，艾奇遜寫道：「我們的援助與鼓勵，曾幫助他們抵抗。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

不幸結果爲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國在總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內，所曾經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亦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看吧！這就是美國的貪得無厭的但是終於失敗了的干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狀！只有堅決的有效的鬥爭，將帝國主義者澈底地打敗和打倒，帝國主義者的脚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後，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就被消滅了。』

但是今天的問題是：干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國是就此于休了嗎？不，在這種意義上說，他們的野心仍然是沒有止境的。『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句格言並不能一般地適用於帝國主義者。儘管美國政府對於利用蔣介石國民黨這個工具如何失望，但是只要國民黨反動派還有一兵一卒或一個特務分子存在，美國政府就決不會中止加以利用。同一個艾奇遜在一個月以前，在七月六日還聲明：『美國正向『民黨中國輸送它現在確能辦到的一切經濟援助。』但是即令對於國民黨的心是死了，美國政府對於繼續干涉和侵略中國，繼續破壞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心，却是不會死的。艾奇遜已經明目張膽地宣佈：一切反對『中國內部勢力』在今天即八月六日發表專門的聲明，提出他的所謂五項原則，如果把这些原則不用騙術而用科學加以解釋，那就是：（一）美國政府願以每一可行之途徑，鼓勵凡能促中國成爲美國殖民地之發展，俾能在國際事務中担任美國帝國主義分子之傀儡的任務。（二）美國政府願協助中國建立一種經濟與政治之環境，可保障美國帝國主義代理人之人權與自由，並可逐步地發展美國的殖民地經濟與貴族階級的福利。（三）美國政府反對中國脫離其干涉而獨立，反對任何一個不服役於美國獨佔資本利益之政權。美國反對任何外國以平等友好態度援助中國。（四）美國政府將繼續與其他殖民於遠東的帝國主義國家參照有關各國在整個遠東之局勢，諮詢將有助於各該國在遠東繼續保持帝國主義特權之辦法。（五）美國將強迫聯合國達成上述目標，特別是有關係

持帝國主義對遠東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見，美國政府決定繼續從內部破壞人民民主的中國，並從外部壓迫人民民主的中國，由此可見，只要美國仍然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沒有變爲人民的國家，美國政府就決意敵視中國人民到底。

中國人民至今只是努力恢復和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從沒有派一個兵或一個顧問，遠渡重洋，到美國去干涉該國「內部勢力」的發展，去支持該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然而美國帝國主義却要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干涉中國，破壞中國人民的偉大愛國運動，強迫中國隸屬於美國帝國主義，服役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因此，美國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不可調和的仇敵，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

因此，中國人民應該從美國白皮書得到的第二個教訓，就是中國人民必須繼續抵抗和防備敵人美國帝國主義的任何干涉和挑戰，必須不墮入敵人美國帝國主義所設的任何陷阱。凡是敵人所害怕的，我們一定要做，凡是敵人所喜歡的，我們一定不做，美國侵略者號召某些中國人（按照艾奇遜的話，這些人叫做「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組織反共派別，藉以推翻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在中國人民的經濟困難面前利用某種暫時的表面的物質「援助」來勾引中國人民飲鴆止渴，放棄獨立，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挑撥中國人民與蘇聯的兄弟友誼，藉以分化遠東和世界反帝國主義反侵略的同盟，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

美國白皮書在美國人民、中國人民、世界人民面前散佈了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種種荒謬的惡毒污蔑，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不努力，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戰爭結束以後的國內和平不努力，例

如說中國共產黨「爲外國帝國主義利」而效力「與此，匪時，則竭力沖淡國民黨的罪惡，並將美國侵略者在白日夢中所描繪的比國民黨有用些的某種新工具稱爲中國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這些奇談簡只是幼稚到不值一駁，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真相，就已經被許多在中國的美國觀察者，包括史威將軍這樣的人物，報告給美國人民了。艾奇遜斷言，「在不久的過去，外國之企圖控制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地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肅的抵抗。」艾奇遜在這裏的頭腦，似乎還有些清醒之處。但是，接着斷言，世界忽然大變了，這些嚴肅的抵抗者們自己忽然「爲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了；過一會兒（大概是一分鐘），中國人民又忽然不贊成這種說法，而是「顯然地認爲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國家性」了；倒是美國政府所努力幫助其恢復「主權」的國民黨，被公認爲「爲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而且中國人民老實不客氣地指明這個外國帝國主義，首先就是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國帝國主義。

美國帝國主義之企圖控制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地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肅的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國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這就是蘇聯並沒有干涉中國內政。甚至艾奇遜自己也不能不承認，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而中國內戰雙方的「軍需品的大部分」都是美國供給的。那麼，關於誰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問題，究竟是因失敗而昏迷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看得清楚些呢，還是有數十年如一日的愛國立場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看得清楚些？毫無疑問，艾奇遜儘管自己欣賞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天才，判決不能使世界信服，決不能動搖中國人民對於客觀真理的堅定信念於萬一。

美國白皮書也攻擊了國民黨，其目的之一是誘使人們以爲美國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觀態度。但是白皮書是爲什麼而攻擊國民黨的呢？這是侵略者對於他的走狗的攻擊，猶如日本侵略者對於汪精衛的攻擊。正如艾奇遜說，攻擊了國民黨的魏德邁的報告，仍然是「對國民政府的各項問題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

滿，因爲國民黨「爲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努力」得不好，致使帝國主義援助歸於無效，致使帝國主義轉歸於滅亡。嚴格地說，美國侵略者對於國民黨的攻擊是不公平的，因爲第一，國民黨的反動無一不因美國政府「援助與鼓勵」而加深，沒有美國政府的「援助與鼓勵」，國民黨是不敢惹出這樣滔天大禍的；第二，國民黨的腐敗是隨着它的反動而來的，並且這種腐敗至少因美國的榜樣而加深，廣州的國民黨報紙在本月十日說得對：「美政府指責中國（國民黨）官員貪污舞弊，此爲不可否認之事實。但美國派來中國之人員，其貪污程度比諸中國官僚亦無不及。如戰後之「善後救濟」事宜及近年之「經濟合作」等工作過程中，美籍人員之貪污舞弊事實誠不可勝數。」變態與備它的兒子橫行，沙士比亞喜劇中的醜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鏡子裏的尊容難看，這就是美國白皮書誣害國民黨的真正意義。

總之，從根本上說來，美國白皮書確是一部顛倒黑白的傑作，這種顛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顛倒，人們是可以從中獲得種種有益的教訓的。中國人民由美國白皮書進一步認識了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面貌，進一步認識了應該如何向美國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最後，還可以由此進一步認識這一鬥爭的前途。白皮書是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政策在中國慘敗的史冊，因此它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一個重大的貢獻。艾奇遜說：國民黨的「貌似強大的力量是弱的，他們的勝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確，可是必須補充說，美國帝國主義者自己以及任何國家的反動派的「貌似強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們的暫時的猖獗的基礎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正確些說，建立在火山口上。但是，美國政府並沒有從中國事件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因此，美國政府仍然要在中國國內外繼續徵募各種色彩的破壞分子來搗亂中國人民的莊嚴美麗的祖國，來搗亂蘇聯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來搗亂東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國事變中真正得到了教訓的首先是中國人民自己。我們相信我的前總統胡佛的小力量是弱的，因爲我們的力量生根在中國人民中間，同時也生根在各國人民的國際主義團結中間。我們既然戰勝了爲一千零五十四頁的白皮書所見證的過去的困難，我們也必能戰

勝任何新的白皮書所將要憐憫的困難。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任何白皮書，將只能無可奈何地判決自己的失敗，並且無可奈何地證實中國人民和各國革命人民的勝利。（新華社北平八月十二日電）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美國的白皮書在現在這個時候發表，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它反映了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國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重重，無法克服，使他們自己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中。

帝國主義給自己準備了滅亡的條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自己國家內的人民大眾，就是這樣的條件，帝國主義驅使全世界的人民大眾走上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門爭的歷史時代。

帝國主義替這些人民大眾準備了物質條件，也準備了精神條件。工廠、鐵道、槍砲等等，這些是物質條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強大的物質裝備，大部分是從美國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從日本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自己製造的。

自從一八四〇年英國人侵略中國以來，接着就是法國進攻中國的戰爭，英法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英國、法國、日本、沙皇俄國、德國、美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和沙皇俄國在中國領土內進行的戰爭，一九三一年開始的日本進攻中國東四省的戰爭，一九三七年開始繼續了八年之久的日本進攻中國全境的戰爭，最後是最近表面上是蔣介石實際上是美國進攻中國的戰爭。這最後一次戰爭，美國政府的白皮書上說，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物質幫助佔國民黨政府的「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在軍事方面，供給了國民黨政府的「軍需品的大部分」，這就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用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所有這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

造成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精神發揚起來，從鬥爭中國結起來，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官辦制度，造成了官僚資本，並因而造成了帝國主義的對立物——造成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特別是造成了在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企業中，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中做工的中國的無產階級。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以不等價交換的方法剝削中國的農民，使農民破產，給中國造成了數以萬萬計的貧農大羣衆，貧農佔了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學生，教員，教授，技師，工程師，醫生，科學家，藝術家，公務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願意再跟國民黨走了。共產黨是一個窮黨，又是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宣傳爲殺人放火，奸淫搶掠，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講道理，共產公妻，人海戰術，總之是一羣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這樣奇怪的，就是這樣的一羣，獲得了數萬萬人民羣衆的擁護，其中，也獲得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的擁護。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說擁護，骨子裏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着幻想。他們不願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

鬥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他們的頭腦中尚殘留許多反動派的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除了國民黨反動派以外的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白皮書中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

艾奇遜的白皮書表示，美國帝國主義者們對於中國的目前這個局面是毫無辦法了。國民黨是那樣的不行，無論幫它多少總是命定地完蛋了，他們不能控制了，他們無可奈何了。艾奇遜說：「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幸結果為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國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內所會做過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亦會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

按照邏輯，艾奇遜的結論應該照著中國某些思想糊塗的人們的想法或說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強盜、心做好人」，給人民的中國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搗亂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遜說，還是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什麼一批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制度。我認為我們應當鼓勵在中國的一切發展，一些發展在現在或將來都是為了達到上述目標而工作。」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不同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及世界上一切反動派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真理，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真理，中國人民的革命現在也是依照這條真理。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消滅了，一些階級勝利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於人民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们鬥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土地革命，揭露帝國主義，「刺激」他們，把他們打倒，制裁他們的犯法行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然後才有希望在不平等和互利的條件下和外國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然後才有希望把已經繳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給以由壞人變好人的教育，並把他們變成好人。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屬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看問題的原故。

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中的落後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着的人們（這些人們還要長期地動搖着，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衆方面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不要以為勝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還要做工作，還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爭取這些人們。爭取了他們，帝國主義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遜的一套就無所施其技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就可以鞏固了，國家建設的工作就可以順利地進行了，封鎖，水災，失業，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等困難就易於克服了。

「準備鬥爭」的口號是對於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的問題上，特別是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的問題上

尚存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帝國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鬥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或者相當大的距離。

美國白皮書的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了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並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那些相信美國什麼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

艾奇遜公開說，要鼓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再度獲勝，推翻所謂「外來制度」。這就是說要推「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因為據說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外來」的，在中國沒有根的，是德國的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國的列寧（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還「若」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中國人的，而且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壞透了，提倡什麼階級鬥爭，打國帝國主義等等，因此，必須推翻。這種「推翻」的工作，經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幕後總司令，艾奇遜國務卿（即經手發布白皮書的一位可愛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遺囑大使們「一鼓勸」，經過「民主個人主義」之手，據說「終將再度勝利」。艾奇遜們認為這是在做「鼓勵」工作，但很可能被中國的那些雖然相信美國但是尚有愛國心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認為是一瓢冷水，使他們感覺丟臉：不和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當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幹這些混帳工作，而且公開寫在白皮書上，丟臉，丟臉！對於有愛國心的人們說，艾奇遜的話不是一種「鼓勵」，而是一種侮辱。

中國是處在大革命中，全中國熱氣騰騰，有良好條件去爭取和團結一切對人民革命事業尚無深仇大恨，但有錯誤思想的人們。先進的人們就應利用白皮書，向一切這樣的人們進行說服工作。

（新華社北平八月十四日電）

別了，司徒雷登

美國的白色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的監獄，平素裝着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駐在中國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色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一個具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集向歐洲進攻，擊潰歐洲。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它是認為比較地鞏固的。這就是美國侵略計劃的整個如意算盤。

可是，一則美國和全世界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確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着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人民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採取大規模直接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採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台灣，是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軍隊。美國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美國空军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沉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只是規模還不算很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爲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系統不想直接佔領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曾演過一齣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制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對於美國懷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臨時，美國面臨下列對華的可能三種抉擇：（一）完全擺脫一切牽連；（二）大規模地在軍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國民黨擊毀共產黨；（三）一方面援助國民黨盡可能擴大地在中國確立其主權，一方面鼓勵雙方從事協商，盡力避免內戰的發生。」

爲什麼不採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一途，我相信，那時美國的民意也如此感到，無異在美國從事有助的堅定的努力以前，放棄了我們的國際責任及對華傳統的友好政策」。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政策」，就是干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担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政策，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裏強奸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爲什麼不採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途，在理論上可能吸人心目，回顧之下，也可能如此。但是不能實行的。大戰前的十年當中，國民黨沒有能力摧毀共產黨。大戰後，如前所述，國民黨的力量業已

削弱，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國民黨的文武官員在收復區中的舉止，已使國民黨迅速地在這些區域中喪失了人民的支持和聲望。在他方面，共產黨的力量則較它過去更爲強大。且已控有華北的大部分。由於國民黨軍隊的無效能，這點後來可悲地表現出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軍力才可以逐走共產黨。美國人民顯然不會答應在一九四五年或以後讓我們的軍隊担负如此巨大的事務的。我們因此採取了第三途。」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擊毀共產黨」，變中國爲美國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傳統的對華友好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可能吸人心目」，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不會答應」。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不願幹，幹是很想的，只是因爲中國形勢，美國形勢，還有整個國際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採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爲「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爲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爲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裏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及歐洲人民及各國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局限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爲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似沒有失敗的樣子歐洲馬歇爾計劃陷入全般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中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二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開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開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罷，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麼？老子說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開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三年中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六〇砲，八二迫擊砲，火箭砲，十五榴彈砲，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關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困難麼？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麼？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却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者，